

商山草木，人间医事

沈伟东

李育善的《商山草医录》是我近两年阅读的手边书，闲时读几段，忙时也翻几页。

贾平凹说这本书写出了商山草医与草药的生活与历史，是踏实的书写；李敬泽评价它兼具文学与人类学价值；谢有顺直言这是一部微型的商山医史、药史，这些评价都切中了这本书的内核。而我读下来，真切的感受是，它胜在无字目的性却成就了动人的文学性。它既不是规整的地方志，也不是刻意抒情的泛泛散文，李育善把自己在商山遇见的人、遇见的草，原原本本记下来，不雕琢人物，不设计情节，想到哪写到哪，随性真诚。

他写乡间草医，采用白描式的实录，让我读出了藏在文字里的人物命运。写草医王家成，他只是直白落笔：“他抬头看了看我，长脸、大耳、高颧骨、大鼻子，皱纹成堆，白大褂里露出黑衣服……”短短一句话，一个常年奔走于乡间、被岁月和风霜打磨透了的老医者形象，就站在了眼前。没有刻意的性格塑造，可看着这样的文字，能想象到他背着药篓翻山越岭的模样，能感到他一辈子扎根乡土的坚守，这份不加修饰的书写，比刻意的人物刻画更有力量。

更打动我的，是文字里不经意流露出的生命共情。书中写王家成早年给富户放牛，遇到一头跳下悬崖的怀孕母牛，没有多余的抒情铺垫，只是把那段经历平静地写出来，让我在字里行间读到了生命与生命的相惜。这些商山深处的草医，靠医术安身立命，靠草药治病救人，他们不擅长表达，却在行医、采药的日常里，留存着朴素的生命敬畏，这份精神上的余裕，让文字自带诗意，甚至藏着一丝神性，这也是这本书最难得的文学质感。

从中医药专业角度来看，《商山草医录》不只是一本文学散文，它的中医药文献价值，远比很多刻意编撰的科普文字更珍贵。书里细数山间的中草药、山狗等数十种草木，从形态到生长习性，再到民间常用的炮制方法，都写得鲜活有趣，这些都是秦岭山野里独有的医药密码，是扎根在乡土间的活态中医药知识。书中记录的数十条医案，没有夸张修饰，全是真实的乡间诊疗实例，对于中医药民间经验传承、地方医药学研究来说，都是极具价值的一手资料，真实、可信，也更具实践参考意义。

前几天，上海中医药大学倪项根教授专程从上海到广西考察红军长征医药史料。我和他试图出版一本《红军长征医药史》。我陪他一同走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旧址，在光华铺战斗旧址旁，看到建在乡村里的三甲界骨科医院，这所由草医世家发展起来的现代中医医院，有着当年留下的红色记忆。而《商山草医录》里，恰好写到了红军与商山草医的因缘，民间草医的医者仁心，与红色历史交织在一起，让这本书又多了一层社会史与民俗史的厚重感。它记录的不只是草医、草药，更是一段乡土社会的生存记忆，一份民间医药文化的传承脉络。

从出版与专业传承的角度，我一直觉得《商山草医录》这个选题，还有深度开发空间。出版社可以依托李育善质朴贴地、白描见神的文笔优势，以及商山得天独厚的中医药资源，做深这一乡土医药文化IP。李育善的文字质朴有神，重实录、有温度，擅长把山野草木、乡间医者写得可触可感，自带原乡气息与情感力度。这种“去文学化”的自然文风，既能驾驭博物、医案、人物传记等不同体裁，又能让专业内容好读耐读，适合持续开发系列图书。其一，可以聚焦书中具有代表性的商山草医，深挖他们的人生经历、行医故事，为每一位草医立传，集结出版，书名依旧可用《商山草医录》，让这些民间医者的故事被更完整地留存；其二，以商山草药为核心，写一部《秦岭草药记》，李育善的文字平实有灵气，既能写出草木的生机，又能传递草药知识，兼具文学性与博物传播价值；其三，联合中医药大学的专业人员，系统整理书中的医案，补充更多商山民间诊疗经验，编撰一本《商山医案》，这件事于中医药文化传承而言，是真正功德无量的事，能让散落民间的中医智慧得到系统留存。

穆涛先生为这本书作的序，题为《一本书，一种认知事物的法门》，从“草”的本义，到书法中的草书，解读出“草”形而上的生命意义，视角独特。而我合上书卷，眼前浮现的是商山连绵的山野，是漫山遍野的草木，是背着药篓行走的草医，仿佛能闻到山间草药的清香，也愈发向往秦岭南坡的那片土地。

李育善的书写，把商山的医、商山的草、商山的人间情味，融进了文字里。于文学图书记者而言，读这本《商山草医录》，读到的是意蕴深远的乡土文学；于中医药从业者而言，看到的是珍贵的民间医药传承；于地方文化读者而言，它留住了一段即将被遗忘的珍贵医事记忆。这样的书，经得起反复品读，也具有文学、医药等多重层面的研究价值。

指无比轻柔，她的一腔相思在手指上诉说着，那如同月光一样的草帽将会戴在情郎的头上，爱情会与日光一同辉映。而在另一个月夜，在虫鸣声的伴奏里，会有靠在草垛上的情侣，诉说着美好又浪漫的趣事。麦粒在大太阳下经受洗礼，成了人一年的口粮，这是麦子的使命，麦子的使命与母亲相同。

收藏在木柜里的麦子十分安静，这是家的祥和也是国家的祥和。收割后的麦秆被亲人们铺在炕席下，我们铺着绵软的麦秆进入甜甜的梦乡。

麦子进入了文字，我在无数个日子读关于麦子的文字，但读得越多我越感到焦虑。回到故乡后，看到一圈一圈麦子的涟漪向四周溢散，波涛在远处打了个旋儿，此时，我的心情畅快无比。只有站在麦田旁，我的焦虑才会被绸缎样的麦苗抚平。

我知道，麦子是我一生最大的乡愁！



故乡的麦子

郭建贤

好像突然之间，麦子把村庄占了。脚边的圩坎下，头上的坡地里，都是这绿乎乎嫩闪闪的童子军。她们爬在我们的脚蹠上，甚至抱着我们的大腿和身子，她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这些淘气天真的婴儿儿绿，在春日的阳光下眨着露珠般的眼睛。

前面，她们是遥遥近却无的绿，我知道她们还没有显露锋芒。从出生顶着大雪的那刻起，我就知道她们是倔脾气的孩子，此刻，水一样绿色的光芒泛了出来。麦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浮起一蓬蓬绿色的烟雾。这烟雾使农人陶醉，但遭到牛羊的嫉妒，它们趁着农人不注意，想钻入麦地里图谋不轨，最后得到了鞭子的警告。它们长长地叹息着，农人觉得好笑。

有麦苗的地方最先出现的是母亲们，她们总是适时地把一腔母爱送到需要的地方：春阳里，母亲们拿着巴掌大的小锄头，说说笑笑地给麦子除草。那些捣蛋的草被拔出来，被母亲们揪着耳朵扔到很远的河滩上。母亲们说笑着各自的育儿心经，她们的手却小心无比，绝不会弄疼细胳膊细腿的小麦。这时，谁家的婴儿儿哭了，母亲们有点恍惚：仿佛这哭声是麦苗发出来的。她们相视一笑，这时，温暖的春风拉了拉她们的衣襟，好像春风是母亲

们的另一个女儿。母亲们给麦地除草之后，雨的烟雾升了起来。雨在打着节拍，麦地里举行着神秘的拔节仪式。

麦苗进入了最美的少女时期，微风吹拂，她们是清水中的漩涡，如绿丝绸般起伏。麦苗无意与少女争春，但却长成了少女的模样。她们顾盼之间，春光盈盈地动。麦苗成长期间有少女们前来比美，有桃花、杏花、樱桃花前来探望。村庄是麦苗的天下，也是樱桃花和少女们的天下。这时只见小溪活蹦乱跳地配合着春天的物事，父母脸上露着笑，一双眼睛里藏不住喜悦，满眼都是对成长的期盼。

麦苗长个子了，抽穗了。阳光把麦苗一一扶正并且区分，麦苗现在成麦子了，好像去掉了乳名有了学名。初结穗的麦子有了母亲的模样，她拿着一根根小小的针，这大大地需要缝补的东西太多：贫穷、亲情和其他。

月光明亮的夜晚，场院里的一树白苹果花做着香甜的美梦。这时，麦子也做着美丽的梦，她们梦见布谷鸟领着她们走啊走，最后闪亮的爱情拥抱了她们，并把她们领回到有炊烟的人家，这时，慈祥的母亲用手慢慢揉着她们的青春，揉出岁月里

的韧性。这世上有许多配合，麦子做梦时，父亲们已经用碾子碾平了打麦场，镰刀已有了迎接爱情的锋芒。木制的连枷在小孩手中舞蹈，村庄有了迎接麦子前的欢声笑语。

“算黄算割”的叫声一声比一声急，这是来自时节的催促。麦子加紧了成长的步伐，她们在暖风中变得金黄，攒够了出嫁前的黄金。这时，藏在麦地里的山鸡，时不时亮起漂亮的翅羽，带着麦穗飞翔。

终于开镰了。麦子迎着镰刀闪光的爱情，唱起田野快乐的歌谣。镰刀不遗忘每一个麦穗，随着碰撞出的“嚓嚓”声，麦地里发出小鸟扑棱棱的声音，山鸡嘹亮着歌喉，也从麦地飞向山坡丛林。

收获收获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词汇：比如说抢收，比如说夜晚亮如白昼。收麦时有最快乐的汗水，收麦时有弯腰拾麦穗的母亲。收麦时有麦粒和麦芒的分离，这是麦子的另一种脱胎换骨。

麦粒被母亲们晾晒在芦苇编的席子上，享受太阳的检阅，做好进家门前的最后一道功课。软绵绵的麦秆躺在场院的一旁，阳光下，孩子们钻进麦秆堆的肚子里，玩得忘记吃饭。

在一个月夜，用麦秆编草帽的妹妹手

母爱是条时光线

杨丽丽

趁着假期，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打开那扇斑驳的木门，母亲正坐在藤椅上给我织毛衣，银针在她的指间翻飞，毛线团渐渐化作细密的针脚，这场景像极了岁月里永不褪色的老照片，熟悉的温暖瞬间涌上心头，儿时依偎在她身旁看她织毛衣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幼时的夏夜，我总爱枕着母亲的膝盖数星星。她摇着蒲扇，哼着不成调的歌谣，风里飘着茉莉香。我们的笑声穿过庭院，惊起枝头的蝉鸣。那些日子，母爱是柔软的摇篮，盛满了无忧无虑的时光。

上小学后，母亲的身影总在清晨五点的厨房准时出现。瓷碗与木筷碰撞的声响，是我熟悉的起床铃声。她变着花样给我做早餐，春天的荠菜馄饨，夏天的绿豆粥，秋天的南瓜饼，冬天的红糖姜茶。我背着书包出门时，她总要追到巷口，往我口袋里塞颗温热的煮鸡蛋。那时的母爱，是清晨的烟火气，是书包侧袋里永远备着的雨伞，是放学路上远远望见的那盏等候的明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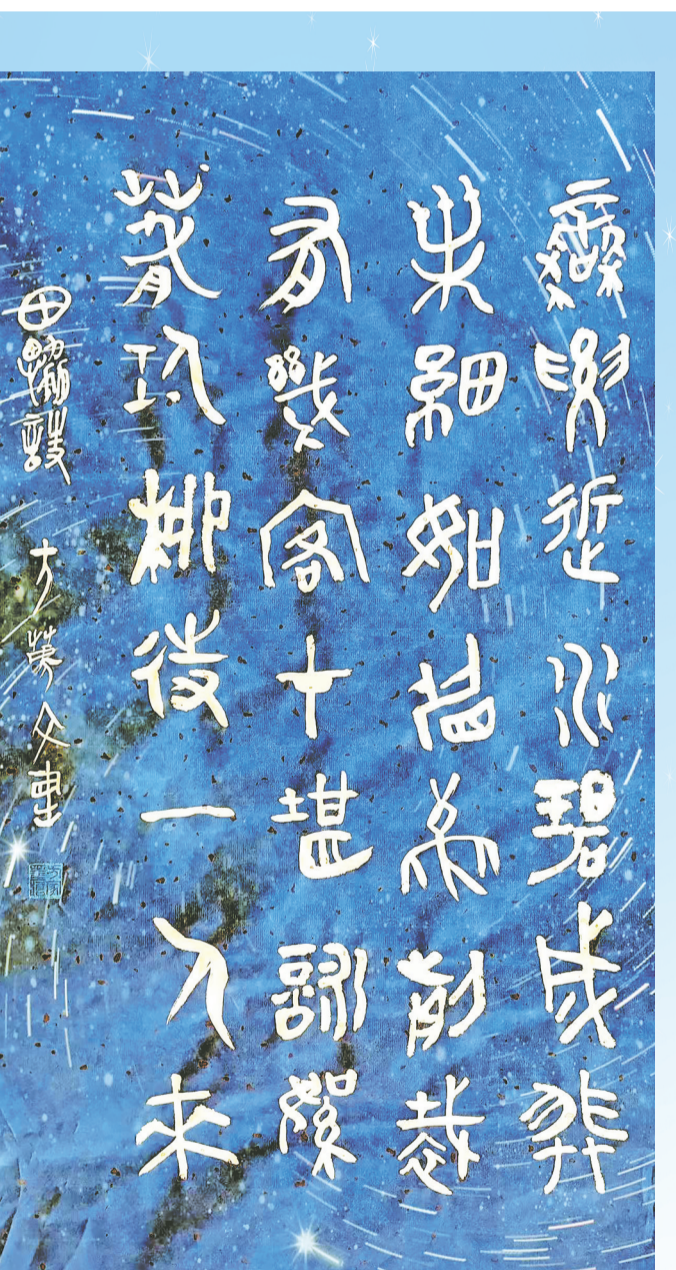
青春叛逆期，我像只浑身是刺的小兽。记得有次考试失利，我撕碎试卷冲母亲大喊：“你根本不懂我！”她沉默着捡起满地碎片，连夜用透明胶带仔仔细细粘贴。第二天清晨，试卷摆在书桌上，空白处有她清秀的字迹：“孩子，妈妈相信你。”那一刻，我才明白，母爱是沉默的包容，是永远向我敞开的怀抱，哪怕被刺痛，依然温柔以待。

离家上大学那天，母亲在车站反复叮嘱：“冷了记得加衣，按时吃饭……”我笑着应和，却在转身时

听见她压抑的抽泣声。火车启动后，手机不断震动，是母亲发来的短信：“到了报平安”“路上小心”“想吃什么妈给你寄”。那些琐碎的牵挂，像细密的针脚，缝补着游子漂泊的心。原来母爱是长长的牵挂，是跨越山海的思念，是永远无法剪断的羁绊。

如今，我已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母亲也渐渐老去，身体不再像从前那般硬朗。她的鬓角已染上霜白，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可她依然会把我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在床头摆上我最爱吃的点心。当我依偎在她身旁，听她絮叨家长里短，一瞬间觉得又回到了儿时。原来时光从未稀释母爱，反而让这份爱愈发醇厚绵长。

回首这些年，从儿时的牵手相伴，到后来的目光追随，再到如今跨越千里的牵挂，母爱的时光线，丈量着我成长的每一步。它是儿时那条短促的上学路，是初中时家门口到街角的距离，是大学时家乡到异乡的几百公里，更是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母亲的手越来越粗糙，却依然能织出最温暖的毛衣；她的眼神渐渐模糊，却总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她的步伐不再轻快，却永远站在离我最近的地方。原来，母爱的长度是时光里的一条线，从生命的起点，到永恒的终点，它穿越春夏秋冬，跨越千山万水，永远在岁月里温柔地延伸。



对柳
蛮腰近水碧成排，叶细如眉眉剪裁。
有几才堪堪堪絮，春江柳待一人来。
田颯 作 方英文 书

七里峡的邮电所

刘捷

那年，我在七里峡实习。刚离家工作，待在陌生的七里峡倍感寂寞，想念家人也想念他，只能靠打电话或是写信报平安。寄信的周期比较长，一封信往往要走七天或者更长时间，无所事事的我常常是前脚刚寄走信，后脚又到邮电所给他打电话。

他的电话在学校的传达室，每次电话通了还需要门房的人去办公室找他来接，这样喊叫很麻烦，经常误了电话，为此我们约好了时间，在他不上课和我不上班的时间打电话。

我的宿舍离邮电所只有两三百米，要穿过七里峡的街道才能到达，我喜欢穿行在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小镇上，遇到赶集的日子，街上熙熙攘攘，山民们背着自家的特产售卖，喜气洋洋又热闹，我陶醉在这质朴又浓郁的生活气息里，仿佛自己也是本地山民，肩上背着自己的土特产，站在街头拐角处售卖，期待换取心仪的物品。

当太阳快要落山时，集市上的人渐渐散去，好多人依然背着自己的土豆或是红薯，三五成群结伴回家，东西虽没有售出，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快乐，他们笑呵呵地进了山。

上山的路难走，可赶集的快乐像出笼

的小鸟，在山间枝头叽喳欢歌，这些快乐冲淡了生活的烦恼。当夜色降临，赶集的山民推开自家柴门，说不定有一锅香喷喷的豆角焖面在等着他，火炉里还有“米粮大曲”正冒着酒香，这温馨的场景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我却经常食不果腹。单位雇的炊事员是本地人，给我们做饭总是敷衍了事，若是遇到她心情不好，我们干脆就没有饭吃了。只好去街上买饭吃，可微薄的薪水也只能偶尔去打一个牙祭。

那时候，最美慕能做饭的女会计，她有单独的宿舍可以做饭。我们四个女孩住在二楼集体宿舍里，当女会计煮面条的香味飘到楼上时，我们真希望能蹭一点面条吃，可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从未实现过。

在我们饥饿难耐时，总在脑海里一遍遍想象面条的味道，如果加点肉丝，加点红油辣椒，或者加点酸菜豆腐，就非常完美了……他知道我的伙食不好，给我买了巧克力饼干、锅巴和饮料，可是这些东西没有香喷喷的饭菜好吃，我开始羡慕本地的同事，他们下班就骑着自行车回家吃饭，热乎乎的饭菜和灯火可亲的家人，那画面是多么地温馨感人。

小琴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当她和

头在我十九岁的脑海里反复出现，成为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偶尔休假回到县城，顿觉街宽路阔，行人穿戴洋气时髦，自己仿佛从深山老林踏雪而归，仔细闻闻，身上还带着山野的气息。一回城里，我最喜欢的事就是直奔前街“薛家凉皮店”，那里有全城最好吃的凉皮，他们的生活条件真是优越呀，想吃凉皮随时就来，不像我，得坐班车“哼哼唧唧”地翻山越岭两个多小时才能如愿。

半年后，我调回县城，和他一起享受小城的阳光，他每天早起送我上班，晚上在路口接我回家，风雨无阻。

后来，他去了远方……

远行的我，只能活在记忆里，远去的爱，就像风，被白云邀去常住，且在人间，我常常想起七里峡的邮电所。我和他的相处，就像那个邮电所永远打不通的电话一样，注定是离别，注定是半生缘起缘落。

